

福建畬族的婚姻状况和收养关系

——以霞浦县水门乡茶岗村为例

石奕龙

本文以霞浦县水门乡茶岗村的田野调查材料为基础,结合族谱和其他文献资料,对福建畬族的通婚范围、婚姻形式、过继、抱养养子养女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与分析,认为畬族在主要实行一夫一妻制嫁娶婚的同时,也存在童养媳、姑换嫂和招赘婚等婚姻形式,这些形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生了较大变化。作者特别指出,畬族的招赘婚在某些地方较为普遍,但它是某些家庭为了延嗣而不得已采取的一种变通办法,有人将此种现象称之为“男大当嫁”是不符合事实的。

作者石奕龙,1952年生,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

福建畬族的婚姻情况,过去曾发表过一些调查与论述,^①但都过于简略或偏重婚俗,无法了解其全貌。1994年9月,陈国强教授与笔者带领张宏明、雷小卉两位研究生到霞浦县水门畬族乡调查。笔者除指导研究生调查外,还以水门茶岗自然村为重点,搜集了当地畬族的族谱和户籍资料,并结合这些文字资料对有关畬族的婚姻、家庭和宗族方面的情况作了进一步的调查和核实。本文仅就畬族的婚姻状况和收养关系作一介绍与论述。

一、通婚范围

在绝大多数民族中,婚姻是家庭建立的前提,也是人口再生产和扩展联系、获取更多生存资料的手段之一。汉族婚姻的深层目的是生育能继承香火的男丁。畬族也是如此。畬族民歌“一家珍重是生孩”表达的意义,正是畬族婚姻的主要目的。因此,畬民在缔结婚姻关系时,也同汉族一样注重生辰八字,以及在婚礼过程中用一系列象征物或符号来预示新婚的夫妇能早生贵子,延续香火。

畬族谚语云:“御生盘蓝雷,戚亲钟李吴”,意指畬族大都在本民族的这几个姓中行族内婚,很少跟汉族通婚。其次,畬族有同姓不婚的规矩,鲜有同姓通婚的现象。其三,就一个地区畬

① 参见《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福建省编辑组编:《畬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蒋炳钊:《畬族史稿》,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施联朱编著:《畬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陈国强、蓝孝文主编:《崇儒畬族》,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霞浦县畬族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黄良集主编:《上杭县畬族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族的婚姻状况看,往往同其邻近村落、乡镇的不同姓的本族人通婚,构成一通婚圈。茶岗畲族的婚姻关系就是这样。根据茶岗《冯翊雷氏宗谱》记载,雷姓畲族的开基祖先是第六世雷振清,他携妻带子“移民霞浦县水门草岗”(茶岗旧称),其有两子,长子孔二生于乾隆戊子年,“配大元坝蓝阿九公女”,“生男三女一”,长子的女儿“适白坑雷阿旌”,是一个同姓通婚的例子。次子孔四的情况缺载,只知道他“生男一”。第八世有4人,长房长子雷春禀“生嘉庆庚申”,“配白坑李阿石公女”。次子雷春笔“生嘉庆癸亥”,“配大元坝钟氏”;三子雷春乾“生嘉庆戊辰”,“元配大元坝蓝昌丁公女”,“次配三洋钟阿西公女”,“生男五女二,长适(水门)大龙岗蓝陈章;次适后宅钟瑞贤”。二房仅有一子雷春池,他“生于嘉庆辛未”,“配王山口蓝宗隆公女”,“生男一”。由此看来,乾隆到道光年间,雷姓除有一人同姓通婚外,其余都是跟不同姓氏的本族人通婚。

雷姓从清字辈以后人口逐渐多起来,为了节约篇幅,我们把清、明、日、大、开行辈几代人的通婚情况制成表格,从中可以看出茶岗村和水门乡乃至霞浦县东路畲族的通婚圈及其变迁概况。

表 1:茶岗村雷氏清字辈族人初婚的通婚范围

人 地 数 域 姓 氏	水门乡	城关	福鼎县	总计
蓝氏	4	1	1	6
小计	4	1	1	6

表 2:茶岗村雷氏明字辈族人初婚的通婚范围

人 地 数 域 姓 氏	娶 进			嫁 出		总计
	水门乡	州洋乡	福安县	水门乡	州洋乡	
蓝 氏	8			4	1	13
钟 氏	1	1				2
李 氏	1			1		2
吴 氏			1			1
小 计	10	1	1	5	1	18

表 3:茶岗村雷氏日字辈族人初婚的通婚范围

人 地 数 域 姓 氏	娶 进					嫁 出			总计
	水门乡	三沙镇	牙城镇	城关镇	福鼎县	水门乡	三沙镇	州洋乡	
蓝 氏	10	1	3	1		2		2	19
钟 氏	6				1	1			8
李 氏	2	1				2	1		6
吴 氏			2	1					3
小 计	18	2	5	2	1	5	1	2	36

表 4:茶岗村雷氏大字辈族人初婚的通婚范围

人 数 地 域 姓 氏	娶 进					嫁 出					总计
	水门乡	三沙镇	牙城镇	州洋乡	福鼎县	水门乡	三沙镇	牙城镇	州洋乡	福鼎县	
蓝 氏	18	2	1		1	10	1			1	34
钟 氏	2	1	1	2	1	5			1		13
李 氏	4	1	1			3		1			10
陈 氏		1									1
小 计	24	5	3	2	2	18	1	1	1	1	58

表 5:茶岗村雷氏开字辈族人初婚的通婚范围

人 数 地 域 姓 氏	娶 进					嫁 出					总计
	水门乡	三沙镇	牙城镇	州洋乡	福鼎县	水门乡	三沙镇	牙城镇	州洋乡	福鼎县	
蓝 氏	11	5	2		3	8	3			1	33
钟 氏	3		1			1			1		6
李 氏	3	1	2			4		1			11
欧 氏		1									1
曾 氏				1							1
陈 氏							1				1
胡 氏						1					1
小 计	17	7	5	1	3	14	4	1	1	1	54

从上述诸表统计的数据看,茶岗畲族的通婚范围主要限制在畲族的内部,时代越早越是这样。表 1 雷姓清字辈的男子有 8 人,他们生于清代道光己丑(1829)到咸丰丙辰(1856)之间,除 2 人未婚外,其余 6 人皆娶蓝氏。通婚圈是以水门乡为主,同时也与福鼎及霞浦城关的畲族联姻。在该字辈中,既没有同姓通婚,也没有同汉族通婚的例子。到了明字辈时,通婚对象则扩大到畲族的钟、李、吴姓,通婚圈仍以水门乡为主,只少数人超出这个范围。如“明登,嗣子,乳名世,生光绪庚寅(1890)”,“配福安吴荣川女”。日字辈、大字辈的情况亦如此,都比较集中在霞浦东路的水门、三沙、牙城、州洋、城关及福鼎等地,绝大多数仍与本族各姓通婚,仅一例同汉族陈姓通婚。

但到了开字辈(大体生于 1910-1960 年之间)一代人时,尽管通婚地域依然是霞浦东路一带,而通婚对象却发生了变化,除与本族的蓝、钟、李各姓通婚外,也有一些人和汉族的欧、曾、陈、胡等姓通婚,且同姓通婚的事例日渐增多。下面我们首先看看不同年龄段的通婚地域。

表 6:茶岗村畲族不同年龄段的通婚范围

人 地 数 域 出生时间	茶岗村	水门乡	三沙镇	牙城镇	城关镇	福鼎县	总计
1930 年以前出生	1	4			1	1	7
1931 - 1940 年出生	1	1	5	2		2	11
1941 - 1950 年出生	4	2		2	1		9
1951 - 1960 年出生	8	3	1	2			14
1961 - 1970 年出生	11	11	2	7		2	33
1971 - 1975 年出生	3	3	1	1			8
小 计	28	24	9	14	2	5	82

资料来源:水门乡常住人口登记表(1994 年为止)

茶岗畲族的通婚圈为何以霞浦东路和福鼎等地为主?这是因为他们和这一带的畲族同属一个亚文化,有同样的方言土语和服饰,同霞浦西路等地畲族则有明显的差别。所以茶岗乃至水门乡的畲族在物色对象时,多在文化特质比较一致的区域中寻找,以便能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容易相互适应。其次,我们再看看在其他方面发生的一些变化,这些变化特别是近 20 年来尤为明显,主要表现在:1. 与外乡外村的通婚有所减少,本村内的通婚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从上表看,1951-1960 年出生的人,有 8 位在本村内通婚,而且这种势头仍在发展。2. 与汉族通婚也有增加,在开字辈中,有 4 人同汉族通婚,其下一辈新字辈则有 7 人和汉族联姻。3. 本族内同姓通婚的逐年增多,据茶岗行政村户籍记载,从 1950 年至 1989 年,有李友令等 10 位男子与同姓女子结婚,其中 50-60 年代结婚的各有 1 对,70 年代有 4 对,80 年代有 4 对。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大体有:第一,近些年来本村中的男女青年交往增多,并有一些人结伴到外地打工。接触多了,互相比较了解,在外边又不易受传统的约束,有利于本村内男女青年结成伉俪。第二,村落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使有些富村的女青年不愿外嫁,以免自己的生活水平降低。第三,一个行政村中往往有好几个姓的畲族共居,即使想坚持同姓不婚原则,在本行政村内也可以办到,而且同一村的经济状况也大体相差无几。第四,国家法律规定同姓可婚,只禁止三代以内的近亲通婚,这对同姓不婚的传统观念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经几十年宣传教育,已有不少人接受此一规定。尽管村民对同姓通婚仍有微言,但毕竟超出三代的同姓通婚是一种遵守国家法律的行为,民间习惯法对此无法阻挡和对抗。因此,在诸种变项的影响下,本村通婚、同姓通婚的事例都有所增加,而且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这两种现象还可能会继续发展。

二、婚姻形式

长期以来,畲族实行一夫一妻的宗族外婚制,一般以嫁娶婚为主,但在遇到某些特殊情况时,也采用其他变通办法来解决,从而存在不同的婚姻形式。

(一)嫁娶婚。又可称为聘娶婚,即男子娶进媳妇、女子出嫁的婚姻。这是畲族婚姻的主流,是正常的、正式的婚姻形态。这类婚姻讲究礼节,重视聘金与嫁妆之间的数量关系。过去,

常把此类婚姻称之为“封建买卖婚姻”，其实存在着一些误解。因为聘金与嫁妆的往来，包含三个方面的内涵，即建立一个家庭需购置一些独立生活的必须用品；其次，举行婚礼仪式需要一些开支；其三，对女家给予一点补偿。因而，它不是一种单纯的付钱买回“物品”的买卖关系，而是蕴含了复杂的人际关系、文化关系在内。

茶岗畲族在建立正常的婚姻关系时，往往要经过“提亲”、“看寮”、“讨庚贴”、“合婚”、“压圆”、“回贴”（小定）、“下定”、“做表姐”、“做亲家伯”、“成婚”、“做头客”等程序。这与当地汉族有些相同，又有些不同。如畲族青年在议婚过程中，也讲究“八字相合”，需要合婚、压圆等，这与汉族的婚仪相同。但是，畲族青年认识可以通过唱歌、对歌等来实现，而汉族青年基本上是通过媒人介绍与撮合而认识，过去甚至要等到成亲时翻开盖头布才真正识其庐山真面目。同时，畲族的正常婚姻还有“做表姐”和“做亲家伯”等过程，而这些过程过去主要是以对歌的形式进行交流、沟通的。现在这种现象虽少了，许多青年人都不愿唱或不会唱畲族山歌，然而，以歌传情，以歌结交、以歌述情、以歌娱乐，以歌交流沟通的现象，仍是茶岗畲族乃至霞浦畲族正常婚姻中的一大特色。而这些，汉族的婚仪中是没有的。

畲族正常的婚姻讲求聘金与嫁妆的往来。据说在清代末年，聘金大约为 50—70 元，民国时期约在 100 元上下，50 年代初，由于实行《婚姻法》，反对封建婚姻，曾有一段时间不要聘金，但没多久，又重新恢复了。到 60 年代初，聘金约为 100—200 元，至 70 年代升到 500—600 元。近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收入的增加，聘金也相应提高，80 年代末，已达 4000 元以上，90 年代有的更是超过 5000 元，而且数额还在不断上升。送聘金的同时还要送一些聘礼（实物），过去多是礼饼、猪脚、阉鸡等食物和一些衣服、首饰之类，目前则要送电风扇、收录机，甚至电视机、录相机、摩托车、金首饰等物品。因而，现在一位畲族男青年要娶妻，单聘礼、聘金与结婚时请客的开支等至少也得 1 万元以上，对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畲族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男家送给女家聘金、聘礼，女家也需要还礼，这就是嫁妆及其婚仪过程中的回礼。过去，嫁妆多为锄头、镰刀、犁、耙、蓑衣等生产用具和本民族的服装以及新娘亲手织的苎麻布，还有 3 只红布袋子（寓意传 3 代）；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家，也有的陪嫁牛、羊，甚至田产。土地改革以后，土地收为公有，畲族的嫁妆中不再有田产，其余基本未变。60 年代，嫁妆中不仅有农具、民族服装等，还加上了竹木家具，以及被帐及简单的日用品。70 年代以后，陪嫁的有大立柜、写字桌、箱子、脸盆架、热水瓶、脚桶等。经济条件好的，也有陪嫁手表、缝纫机、自行车的。80 年代后，则出现了电风扇、收录机、沙发，条件好的还陪嫁洗衣机、电视机等，而且越来越新潮。现在虽还有一些农具、民族服装等传统的东西，但已不占重要地位，只是选一两件作为象征而已。

（二）招赘婚。指家中没有儿子，以女儿或养女招进女婿或儿子的婚姻。在茶岗和水门畲族乡招赘大致有三种情况。其一是以女儿招赘。有的人家有几个女儿而没有儿子，就可能留一个招赘。如茶岗村雷开盆，生于 1938 年，有 4 个女儿，“长适外舍洋田坪蓝伏俊；次适本地钟友新；三女招赘”，以延续自家的香火。其赘子原名谢敦玉，“系斩龙岗谢如云长子入赘”，是汉族到畲族入赘，并改姓名为雷新财，生的孩子均姓雷。有的人家仅一女，以此女招赘来满足香火的延续。如茶岗的钟廷梅（1920 年生）夫妇，“生女一，招赘”，“赘子（钟）有庆，系蓝姓入赘”。又如钟朝汉（1919 年生）夫妇，生一女钟玉媚，“在家招婿”，“赘子（钟）廷注，系雷氏入赘”。^① 这

① 草岗《钟氏家谱》（1989 年修）。草岗，系茶岗的旧称。

些都是女儿招赘的例子。

其二是养女招赘。有的人家连女儿都没有,就先抱养一养女,而后再以此女招赘。如茶岗雷开士(1932年生),“养女一,招赘”。该女“系霞浦东关吴东海翁四女”,1962年生,四五岁时抱来,改名雷府花,并招了赘夫。又如雷大吉娶妻陈氏,无子女,抱养“波山隔门头吴家墨翁次女”,后从“官路下吴姓”中招来吴国全为夫,吴改名雷开全。

其三为二婚招赘。这往往是在女子丧夫后又有未成年孩子的情况下招赘的。如上述钟有庆在35岁去世,其妻钟秀娟未改嫁,从福鼎破门招进蓝郑昌为赘夫,改名钟有昌,并生了一女一男。又如雷日沛“生光绪戊申(1908)”,享年26岁。其妻钟氏没改嫁,又招进雷日钿,所以《雷氏宗谱》记:“日钿,继男,生光绪丙午年(1906)”,“入赘日沛妻”。^①

畚族招赘时举行仪式与汉族一样非常简单。一般是事先讲好条件,将赘夫的身份地位、赘夫子女的归属、赘夫是否改姓写入契约,然后选日子成亲。成亲时,赘夫步行到女家,由女家请几位族内长辈吃一顿饭,相互认识以取得家族的认可。有时女家也给男家一些财礼作为“补偿”。

茶岗和水门的畚族,虽然再婚招赘并不像汉族那样是一种见不得人的事,但在日常的实际生活中并不普遍。就茶岗雷姓的情况看,日字辈有36人,其中仅日墙、日钿是二婚招赘的;大字辈有44人,也只有大永、大安两人是二婚招赘。另外,当地汉族有招赘即“大灯挂在别人家门口”的说法,且在宗谱上多不明载。而茶岗和水门的畚族并没有这种观念,因此,不但招赘时赘夫不会被人歧视,还要在族谱中明确记载赘夫的具体情况和子女们的分配与继承香火等问题。如上述雷大安,族谱记载他“系大坝雷姓入继,名仁安,归大坝雷姓,入赘大苗妻,生男三”。换言之,大安被大苗寡妻招赘,同她生了3个儿子,但后来,雷大安又回到大坝,去继承那里的香火。其亲生的3子在茶岗的《雷氏宗谱》中亦有记载,“开法,名圣法,随父承大坝雷姓。开三,名圣三,随父承大坝雷姓。开幼,名圣幼,随父承大坝雷姓”。也就是说,雷大安与雷大苗寡妻生的3个儿子全归大坝雷姓,而不属于茶岗雷姓,但却在茶岗的雷氏宗谱中加以记载。

由上述种种迹象看,茶岗畚族的传统观念与汉族有些不同。他们认为,以女性招赘的形式是解决家无男子延续香火的办法之一,因此,畚族对由赘夫改姓所形成表面上的同姓通婚现象并不反感,没有把它看成是违反同姓通婚其生不蕃原则的严重问题,所以敢在宗谱上记载,也不回避表面上的同姓通婚之嫌。同时,也没有像汉族那样,把用亲生女儿招赘称为“招女婿”,用养女招赘称为“招儿子”,而是统统看成“招儿子”。因为不论是女儿招赘,还是养女招赘,畚族都要其赘夫改姓,一样看待,没有明显的区别。不过赘夫的权利和义务事先在契约中是有明确规定的,只有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才能与妻家兄弟享有同等的权利。

(三)童养媳。过去,畚族有的人自有儿子,但家境比较贫困,便采取抱童养媳,长大后同自己儿子圆房的做法,以延续后嗣。如茶岗村雷大珠“元配钟氏”即为童养媳,据说钟是12岁时从福鼎抱来的。又如雷大春的元配蓝氏也是童养媳,在七八岁时抱来。但这种现象不太普遍,如茶岗村雷姓“大”字辈的有44人,只有两人是童养媳,所占比例很小,后来在50年代初实行婚姻自由的运动中也都离了婚。据当地畚民说,童养媳成婚的程序与正常结婚差不多,只是婚礼和仪式有所简化。因而,娶童养媳实际上仅节省一小部分女方的身价钱而已。

(四)姑换嫂。指以自家的女儿同别家的女儿互换为媳妇的婚姻形式。这也是家庭贫穷或

^① 茶岗《冯翊雷氏宗谱》。

儿子有某些生理缺陷时所采取的变通娶妻方法。如雷开墨把养女嫁给罗柴湾陈永昌的儿子陈赛官,又将陈永昌之长女娶回作为长子雷新辉的媳妇。有的人家还用儿子去交换,如雷开灿就将儿子雷新云过继给深吞蓝姓家,为其二儿子雷新树换回一个媳妇。姑换嫂这种婚姻形式目前虽仍有存在,但为数较少。

(五)姑舅表亲。指娶姑姑或舅舅家的女儿为妻的婚姻形式,亦是经济条件较差的人家解决自家香火延续的方法之一。因为从姑姑或舅舅家娶进媳妇,是从亲戚那里娶进媳妇,由于是亲戚,聘金、彩礼及嫁妆等都可以从省从简,少一些开支,而不是“姑舅表优先婚”。在实际生活中,不存在姑舅表优先联姻的问题。另外,由于姑舅表婚是从嫁出去的姑姑家再娶回姑姑的女儿为妻,故俗称为“回头亲”,属于近亲三代之内的婚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布的《婚姻法》明确规定,禁止三代之内的近亲通婚,所以这种婚姻形式已逐渐消失,现已无此种婚例。

(六)二婚。指丧妻、丧夫或离婚后的再婚。在茶岗和水门畲族中,这种现象比较普遍。据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族谱记载,茶岗村雷姓各代人都有男子丧妻后再婚的。如,雷春乾“生嘉庆戊辰”,“元配大元坝蓝昌丁公女”,“次配三洋钟阿西公女”。雷清元“生道光己丑”,“元配白琳蓝阿恭公女”,“次配东高坪蓝阿五公女”。雷明响“生光绪戊寅”,“元配湖坪布沙岗蓝连帝公女”,“次配竹岗顶蓝氏”。雷日鸿“生光绪己卯”,“元配后尾溪李阿通公女”,“次配三百六钟氏”。雷大忠“生民国乙卯”,“元配后尾溪蓝向漱女”,“次配虎城蓝阿笔女”等。钟氏家谱也记载着男子的二婚:钟鸣旺“生光绪乙亥年”,“配氏赤岸雷氏”,“次配蔡家山蓝氏”,“三配水沟周家宅蓝氏”。妇女丧夫后再婚亦有记载。如钟氏家谱说,钟鸣从“生光绪丙戌(1886)”,享年33岁,“配氏改节”。钟朝银“生光绪癸卯(1903)”,享年33岁,“三配雷氏改节”。50年代以后,上述情况的再婚仍然存在。如雷新佐1976年结婚,妻子去世后,又于1991年二婚。再如雷开泉与曾奶妹1954年结婚,1962年雷开泉去世,几个孩子年幼,所以曾奶妹于1964年招浙江泰顺县蓝天益为赘夫,共同生活和抚养孩子。

茶岗畲族,特别是妇女,离婚后也可以再婚。如《雷氏宗谱》记,雷开泰生于1920年,1950年去世,其“元配李氏出,次配福鼎坑底钟爱行女。”即是说,雷开泰在同元配李氏离婚后,又娶了钟氏,而李氏则改嫁他人。50年代以来,离婚后二婚的妇女有明显的增加,原来是童养媳的一些女子,同她们的丈夫离了婚,有的家庭发生矛盾,自己找了对象。如雷开端是雷大妹的赘夫,他本姓雷,是从福鼎才堡八斗缸招来的,1960年生有一子雷新营。在孩子七八岁时他想回自己的老家,但妻子雷大妹不肯,两人发生矛盾,只好离婚。雷开端孤身一人回老家“归宗”,雷大妹后则改嫁青岙。

此外,畲族还有一种俗称“桃花夹竹”的二婚形式。这种婚姻是指鳏寡者与他们的子女同时配对结婚,即鳏夫与寡妇成婚,而他们的子女也同时结成连理,所以有的地方也称之为“合家”。

从以上看出,畲族过去不仅男女丧偶后可以二婚,而且女子离婚后亦可二婚。这表明畲族不像汉族那样强调妇女要“守节”,要“从一而终”,畲族妇女在婚姻方面有比汉族妇女更多的自由,其地位比汉族妇女略高一些。另外,根据上述资料看,在50年代前,似乎丧偶后再娶再醮的较多,而现在则是离婚后再婚者有增多的趋势。这大概和《婚姻法》提倡婚姻自由和妇女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有关。

三、收养关系

畲族除通过结婚生子延嗣外,采取过继和收养养子、养女等形式,也是延续家庭香火的重要方法之一。在茶岗村,当一个家庭长期没有生育儿子或女儿,或因儿女早夭使该家香火有断绝的危险时,畲族就可能以收养的方式加以解决,以保证香火得以传续下去。一般而言,收养的形式大致分为过继与收养养子、养女两大类。

(一)过继。一般指从同姓宗亲那里抱养儿子的行为。在茶岗《雷氏宗谱》中,凡由过继而来的后裔,都注明“嗣子”或“过房”、“入绍”,或“半绍”、“半嗣”、“兼嗣”等字样,过继出去承嗣者大都也注明“出嗣”、“出继”等。这些不同的表述,一方面反映了过继者与被过继者在血缘关系上的差别,同时也表明了过继的内容与形式的不同。茶岗畲族的过继通常可分为全继、半继与兼嗣3类。

1. 全继。指全部继承某人的香火。也就是说,继承者与被继承者的关系为完全的收养关系,与他自己的出生家庭没有承继关系。收养者的情况大致是:其一,有的人是因为儿子少,势单力薄。如雷大城“生光绪丁酉年”,“配大龙岗蓝阿宝公女”,“男一,嗣子一,女一”。其嗣子叫雷开乐,是从雷大城三弟那里过继来的。由于是全继,所以家谱将雷开乐记在雷大城的支系中,而在其亲生父亲的名下就没有记录。其二,有的人是因为无子女继嗣。如雷大星“生民国甲寅”,“配杨府里蓝其顺女”,“嗣子一”就是例子。其三,有的人是因为只有女儿而无儿子。如雷日毫“生光绪乙未年”,“配长岭蓝阿齐公子”,“嗣子一,生女一”。其四,有的人则是因为儿子夭折或无娶而逝,由其家族为他抱养嗣子。如雷大宝,族谱记载他“生民国丙寅年(1926),余失”,其他诸如配氏、子女均无记载,可见他没娶妻就去世了;但在他的名下记有“嗣子一”,表明家族为他抱养了一嗣子,以便使他的香火有人继承。由此看来,全继有“生继”与“死继”两种形式。

2. 半继。亦称“半嗣”、“半绍”。指嗣子只继承被继承者的一半香火。换言之,被继承者只收养了继承者的一半,因而以后嗣子只能继承该家一半的财产。在茶岗畲族中,这类事例不少。如雷大贤“生民国己卯年”,“半嗣子一”。又如雷开油“生民国癸酉年”,“半嗣一”等皆是。此外,水门畲族还存在半继给舅家的例子。如雷日球娶半岭楼蓝阿蛋之女,他们生有三子一女,女儿嫁青岙溪底钟阿学;长子雷大远全继给同高祖兄弟雷日仁;三子雷大善全继给二伯雷日聪;次子雷大钊除要守自家的香火外,还“半绍半岭楼蓝姓”,即继承他母家的香火。由此看来,水门和茶岗的畲族,过继不完全仅限于父系宗族之内,继承母舅家的香火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

3. 兼嗣。兼嗣类似半继,即兼嗣者只继承被继承者的部分香火与财产,同被继承者仅有部分收养关系。但兼嗣与半继也有些不同,即兼嗣者可能兼一半,也可能只兼1/3或1/4。如雷开会既兼嗣雷大信、雷大清及雷日时三房支的香火,又全继雷大禧的香火。由于他已全继给雷大禧,所以他在自己的出生家庭中没有份。也就是说他已是雷大禧的儿子,而不是他生父的儿子。有的人则在继承其生父的香火与财产的同时,也兼嗣叔伯的香火与财产。如雷大为就是既继承其生父雷日鸿的香火,还兼嗣叔父雷日垅的香火。所以兼嗣的形式与内容也是多样的。

(二)养子与养女。一般是在家中没有儿子,或连女儿也没有时,才以抱养子、养女的方式

来继承香火。如茶岗村的雷大修,“生光绪戊申年”,“配道墩蓝维书公女”,他们没有亲生子女,也没有在本宗族中过继,而是从福鼎才堡抱了一养子雷开桥。又如雷大春元配蓝氏是童养媳,在50年代初离婚,他“次娶大往蓝朝文长女”,也没有子女,后从大往蓝阿庆处抱养其三子蓝石派来当养子,改名为雷开林。

抱养子有困难时,也可以抱养女,待她长大后再为其招赘,以继承香火。如茶岗村的雷开士(1932年生),没有子女,抱养了霞浦东关吴东海的四女儿,改名雷府花,后招赘。又如雷大吉娶“陈阿金翁次女”,他们没有子女,也未抱养子,而是抱养波山隔门头吴家墨的次女为养女,后招官路下吴国金进来,改名为雷开金,半继雷姓,半继吴姓。有的人家则是在自己尚无亲生子女时就抱养女,待有了儿子后,便把养女嫁出。如雷开墨就是如此。还有的人家是因为自己亲生的全是儿子,希望有一个女孩,但又不能超指标再生育,于是抱一个养女,如钟大颜、蓝阿莲夫妇已有两个男孩,又想要个女孩,由于已生了两胎,不能再多生,所以就抱了一个养女。

四、余论

上面介绍了畲族近代以来和目前的婚姻状况及收养关系,从中不难看出畲族主要实行嫁娶婚,同时也存在着童养媳、招赘婚等婚姻形式。这里必须指出的是,畲族的招赘婚虽然占有一定比例,对赘夫一般也不歧视,但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这就是畲族婚嫁中的特殊风俗——男子出嫁”,^①相反,从前面叙述的例子可以看到,这是畲族为了延嗣不得已采取的一种变通办法,而且并不特殊,汉族也有这类现象。正如有的畲族族谱所说的,“无子而孕育有女者,即将其女留家招赘,入赘为嗣,此是祖宗血脉有所遗留也,可入正系图派矣”。^②换言之,即无子可以用女儿招赘,仍算是祖先的血脉相承,并可记入父系的谱系,显然,这是在表达一种无奈的情绪,而不是一种赞许。还有的人甚至把畲族的招赘婚说成是“盛行”的“男大当嫁”。他们说:“一个畲族家庭,即便有三儿四女,他们的父母同样可以为女儿娶个新郎回来。嫁出去的男子,并非家境困难,兄弟较多等原因,富有的人家或是独生儿子,一样可以嫁出去。”^③在他们看来,似乎畲族嫁男嫁女都是一个样,男子长大了就可以“男大当嫁”,^④不需要任何先决条件,继之就是隐喻畲族还保留着母系社会的许多残余。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这是因为,我们在福建的霞浦、漳浦^⑤等地实地调查,未见这种现象,在其他人的调查材料中,也不存在那种没有任何条件的“男大当嫁”。如浙江景宁县的调查说:“招赘的女子多是独女或长女,弟年幼,家庭缺乏劳动力,招赘则还可增多家庭劳动力一个。”“若是家庭土地较多,房屋较好可多留些子女在家,则虽有儿子亦会把女儿留家招赘;若地少难分,为了维持家庭土地,数子不能全留在家中,就往往把长子外的数子外出作赘婿”。^⑥这些资料表明,在浙江景宁,只有在独女或弟幼缺劳力的家庭以及家中富有容得下较多孩子共居等条件的家庭才招赘,并非“男大当嫁”。浙

① 傅良基:《畲族婚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第92页。

② 《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页。

③ 傅良基:《畲族婚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第92页。

④ 同上。

⑤ 石奕龙:《家庭与宗族》,《漳浦县赤岭、湖西畲族》(待刊稿)。

⑥ 《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68页。

江平阳的调查曰：“妇女在家庭没有继承权，如果招女婿上门的，可享有家庭财产继承权。”^①这也清楚表明畲族是个父系社会，女子只有招赘才有财产继承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男大”是不可能“当嫁”的。浙江泰顺的调查载：“畲族招赘现象很普遍，一般都是独生女儿，为了延续后嗣，便招人为婿，往后养男育女，统从母姓。”“上门入赘，一般没有什么条件，赡养父母晚年，家业由婿承担。上门后，倘因不睦，有时男子便将妻、子带回家，但不得带走家产。”^②这里虽说畲族招赘现象很普遍，但这种很普遍指的是独生女儿，并没有指所有的女儿都普遍招赘。同时，还指出女子没有继承权，招赘后如果出现“不睦”，赘婿可把妻、子带回自己的宗族。由此看来，在浙江泰顺，招赘婚仍是一种变通办法，而不是“男大当嫁”。

广东的调查也表达了同样的信息。如广东畲族调查云：“招赘一般是畲民社会习惯容许的，但很多地方都没有实行过招赘，如潮安李公坑、黄竹羊，饶平石鼓坪，丰顺风吹礁，增城下水等村；有些地方仍保持有招赘之俗，如潮安山犁村、碗窑村，海丰红罗村。”^③这里说的是畲族有招赘婚，但并不普遍，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可见，广东畲族招赘也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不是“男大当嫁”。

福建省其他畲族地区的调查材料和上述情况大致相同。如宁德畲族调查云：“在畲族青年中，男人较女人为多，同时结婚时男方须付给女方一定的财礼，一些过于穷困的男子便无法结婚，而至终生单身。此外在濠头还有人赘的风俗，即男子到女家去。这又分两种，一种是入赘给未婚女子，叫‘做女婿’；另一种是入赘给寡妇的，叫‘上门’。”^④说明这里也没有“男大当嫁”的现象，否则就不会出现男子“终生单身”了。罗源调查提到：“继承权全归男子”，“女子没有继承权，如果只有女儿，可以招婿进门，能得到同样的继承权”。^⑤这表明罗源畲族仍是父系社会，招赘是一种不得已的变通办法，而不是受人赞许的行为。福安调查说：“过去妇女在家庭中没有权利，不能当家。重男轻女现象严重，生孩子都喜欢男的，生下女的很多被溺死。”^⑥显然，这种重男轻女的思想状况，怎么可能存在“男大当嫁”呢！福鼎调查说：“一般招赘，都因家无后嗣，欲以亲生女儿招赘，继承家产，养老送终”。“有嗣之家，有时也招赘，多因男子年少，欲以招赘担负田间劳作。”^⑦由此看来，福鼎畲族也是因为有女无子或儿子年幼才招赘，并非无条件的“男大当嫁”。此外，江西铅山、贵溪的调查也指出：“凡男子入赘的所生子女，长者从母姓，族别随母；幼者从父姓，族别随父。”^⑧男子入赘同样是有条件的。

总之，根据上面列举的材料，虽然广东、福建、浙江、江西各地的畲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招赘，但女子招赘或男子入赘都有各自的原因或条件，而不是习惯所规定的“男大当嫁”。因此，那种认为畲族盛行没有先决条件而必须“男大当嫁”的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责任编辑 程叙〕

① 《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68页。

② 同上书，第95—86页。

③ 同上书，第36页。

④ 同上书，第105页、第129页、第154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同上书，第175页，第253页。

⑧ 同上。